

世间繁华

热烈人间 ● 安宁

神仙们途经重庆的上空,探头看到云雾缭绕,江水浩荡的山城,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隐居于此。四季弥漫的大雾,一定会让他们在天上人间逍遥来去,丝毫不被俗世的喧哗打扰。地上的人们挥汗如雨地吃着火锅,吸溜着小面和酸辣粉,在巴山夜雨中扭亮了灯盏,呼朋唤友地去茶馆里吃茶,将琐碎的家常天长地久地絮叨下去。身轻如燕的神仙们,则在半空里自由穿梭,风雨无阻。人间与仙境,被浓雾隔开,互不干扰。

就在热烈的琐碎中,我瞥见一小片寂静的人间。它隐匿在我所暂居的高楼背后。这是一座长满绿色花树和果树的老楼,三角梅铺满楼顶,又从半空中高高垂落,将裸露的水泥变成蓬勃的绿色丛林。这时节它们收起红的粉的黄的紫的橙的白的花朵,只用绿色装点着清冷的冬日。几棵盆栽的瘦削的橘子树,一边在冷风里眺望着远处缓慢前行的江水,一边思考着行将逝去的一年,有多少果实沉甸甸地挂满过枝头。一株两米多高的白兰,将夏日所有洁白的清香全部忘记,只优雅地探出身去,注视着此刻薄雾缭绕的人间。不远的阁楼上,一群静默无声的鸽子,被忽然间响起的汽笛惊飞,在半空中自由地盘旋片刻,随即落回人间,化作休止的音符。

这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楼,有着简单干净的红砖墙面,遒劲茂盛的黄桷树环绕四周,让它更显得古朴沧桑。午后,黄昏还未抵达,一切都悄无声息。孩子们尚未从学校归来,老人们则在躺椅上昏睡。完全敞开的阳台上,衣服湿漉漉的,带着主人双手的余温。这一小片空地,是世俗生活从客厅向窗外的诗意延伸,一览无余地显示着家家户户私密的一个部分。四楼三户的人家,守旧而且节俭,锈迹斑斑的老式脸盆架上,放着古老印花的红色双喜搪瓷盆。秋衣秋裤宽松肥大,软塌塌的,不甚讲究,却有着慵懒的舒适。一双鞋子随意地摆放在水泥台上,一只朝着昏暗的客厅,一只向着隔壁人家瘦高的木槿。拖把斜倚在栏杆一侧,青苔沿着拖把长年积下的水渍,爬满红砖的缝隙,又流到石棉瓦

材质的雨搭上。隔壁人家的生活里,似乎只剩下花朵。他们将不大的露台变成空中花园。棕榈,蒲葵,绿萝,三角梅,扶桑,多肉,橡树,密密匝匝地拥挤在一起,仿佛在开一场临近岁末的盛大演唱会。一阵风吹过,枝叶婆娑起舞,彼此热烈地爱抚。

走出这片时光静止的居所,就在细雨飘落的大街小巷,临街的茶馆和火锅店,人们正举杯碰盏,谈笑风生,用另一种热烈的方式,消解着人生烦恼。肥肠鱼店丰满圆润的老板娘,上锅前先将一碟瓜子满满地端上来,让食客们说着闲话慢慢地嗑。长凳有些凉,一圈人坐上一会,喝酒聊上半天,鲜美的鱼肉吃上几大碗,门外涌入的冷飕飕的空气也就热了。再喝上一壶热茶,棉服就可以脱了,高高地堆在凳子上,任其吸附着饭馆里的高谈阔论和麻辣鲜香。

隔壁猪肉店的案板上,膀大腰圆的老板正麻利地剁着猪排。割完肉的老太太,提着三斤精肉,两斤小排,一包猪耳,背着手,缓缓走出店铺。门口地上两个摆在纸箱上的硕大猪头,正眯着眼,仰着鼻,竖着毛发,立着双耳,看向昏黄的天空。老太太走出去两步,忽然停下来,回头盯着沾满血迹的猪头看上一会,微微笑笑,继续前行。

我沿着山坡慢慢向上走,银杏树叶一片片飞落脚下,又亦步亦趋地跟我走上一程。人们把自己裹在衣服里,沿街嗅着饭馆飘出的香味,去猎取一天最后的进食。我走了许久,最后,在一个拐角处停下。多年未曾相见的朋友,正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店,等待我的到来。面前沸腾的火锅,足以代替一切冗长啰唆的解释。一杯甘润柔和的诗仙太白酒,也纳阔了漫长的时光。毛肚,鹅肠,肥牛,黄喉,郡花,腰片,鸭血,豆花,魔芋……一片片放入滚烫的锅里,等着色泽变暖,从火红的热汤里捞出来,蒜泥蚝油中轻轻打个滚,将它们全部送入肠胃。此刻,什么喜怒哀乐,爱恨情仇,全都可以忽略,我只要肉穿肠,风月无边。

微醺中扭头看向窗外,只见落叶飞舞,满城金黄。

人生真味

世界尽头是一碗人间烟火 ● 陈柏清

友到我家来,闲翻我书,她说:“你又看《城南旧事》,为什么那么喜欢?”我默思半晌,无以作答。是啊,为什么呢?

那个春日,走在街上,看见卖豆面卷子,其实不喜欢豆面糊在嘴里的感觉,但还是兴致高昂地买回家去,因为想起《城南旧事》里那一段:“我们走到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门口。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,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。他支起木架子,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,然后掀开那块盖布,在用黄色的面粉做一种吃的。‘宋妈,他在做什么?’宋妈说,‘那叫驴打滚儿。把黄米面蒸熟了,包黑糖,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,挺香的。你吃不吃?’”驴打滚就是豆面卷子,北京人称作驴打滚。《城南旧事》中林海音偶尔的烟火气,给人无尽的、说不清的温暖,就像老家旧宅子里的年画,散发着无声的亲切。我也喜欢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:“下雨天就要喝咸菜汤,白萝卜,青萝卜,八分白的青萝卜。还有张家口豆腐可以用秤钩勾着抬几里地……”那些有趣生动的描写,深入人心,让人过目不忘。放下书,每每感叹,除去作家的身份,汪老一定是个内心对生活有热爱的人吧,毕竟,没有怎么可能写成有呢?

很早的时候听过一句话:“一个喜欢吃的人大抵都不会太坏。”我想这句话也许可以引申为,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必是希望生活美好的人,那么他对生活能有什么坏心思呢?还记得一个笑话,说如果你选,出去旅行,你喜欢跟着李白还是苏东坡?一众网友都回答,当然是苏东坡。为什么呢,因为苏东坡会做菜啊!“仓廩实知礼节”,嘴巴和肚子开心,精神才愉悦吧。所以旅伴首选是会做东坡肘子,会煮羊汤的苏大学士,而不是诗酒百篇的李白。

喜欢吃的人,古今中外,男女老少,三教九流,不以身份而论。传说中最勤俭的皇上明太祖朱元璋半夜批奏折饿了,闻到外面街市羊肉汤的香味,馋得口水直流,第二天就让御膳房赶紧安排上才心满意足。著名画家张大千是知名美食爱好者,尤其喜欢烧烤,他在国外的时,就把自己的后院子搞成了一个大烤场,一有机会就和艺界名流“乌烟香气”,谈画论道。

名人饮食自有他们的高大上,百姓烟火也不乏温胃暖心。《浮生六记》里的“立黄昏,粥可温”,感动了多少红尘男女?我有一位同事,明明单位提供早餐,可她从来不来食堂吃,总是坚持在家做。大家费解,问其理由,她说:“没什么具体的理由,只是觉得食堂的菜饭是没有个性的,是从众的。而在家,喜欢淡,可以少放点盐;喜欢荤,稍加点肉;喜欢清淡,可以素食为主。这些是食堂做不到的。”我觉得,最主要的是一颗主妇的心,带着感情做出来的饭菜格外香,更何况有那一双充满感情的手,有那熟悉的炉灶碗筷,有那温暖的气味。这所有的加持,组成了无可替代家的味道。

出差久的人会想念家的味道,那是独一无二的,是最真切的私房菜。小时候在乡下,孩子们都是走东家吃西家,没那么多讲究,可是同样的土豆炖豆角,一家一个味儿,我很奇怪,问母亲,母亲说:“这就是家的味道,同样的食材,一千家能做出一种千种味道,家家各不同。”

我与先生出去吃饭,无论去多么高档的酒店,回到家还要立马进厨房吃一点。先生问我是否店里的东西不好吃,我摇头:“并没有,饭店的厨师是专业的,可是不吃一点家里的东西,胃肠就会空落落的,少了点什么,吃一点家里的东西,才会有果腹感,才会觉得胃口都踏实了。”如此一来,仿佛在外面吃的都是假饭。

刚刚上班成家那几年,过年回家是很艰难的事,常常买不到卧铺,要在硬座上坐两天两夜,一路下来,腰坐直了,屁股坐麻了,在咣当咣当中熬成了熊猫眼。每次都发誓不回去了,可临了改变主意,又乐此不疲往家奔。有时自己也费解,想家里人?想,可是每天都可以打电话,连视频。想吃喝?现在城里什么也不缺。可是我相信母亲那句话对:“城里什么也不缺,可是没有故乡的口味,妈妈的厨房。”

我想,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亿个家庭,就有一亿种口味,也就有一亿种生活。人是铁饭是钢,说到底,日子是什么,是一日一日累加的烟火。“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”,家人围坐灯下吃喝,即使是咸菜汤,也是美的吧。日子归根到底是什么,是一碗人间烟火啊。

文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,假如都是一个色彩,一个腔调,一种声音,一种面孔,就不能称之为文化,充其量是一种表现。

朋友到美国西雅图旅游,微信里打听,哪儿好看好玩?这个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。以前经济落后,信息闭塞,人们不知道利用身边的资源,更不知道旅游能得到什么收获,即便有不错的自然景观,当地人似乎也意识不到价值所在。而现在,哪怕是原生态的田野、树林、河流、村庄,也会变成旅游景点。更何况西雅图是现代文化城市,可以游览观赏的地方肯定不少。然而光景再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白菜萝卜各有所爱。所以在西雅图看什么,自然要取决于个人的喜好。

去过西雅图,才有发言权。西雅图是波音飞机制造基地,2001年以前总部设在那里,去波音参观,可以增长不少航空知识,了解波音飞机的起始和发展历史。在那里,可以看到“波音之父”王助的雕像,他是华人的骄傲,是美国飞机工厂的第一位航空工程师。23岁那年,他设计、监造了第一架双浮筒双翼的B&W-C型水上飞机,奠定了波音公司的经济与技术基础。波音为他设置了专门的展板予以介绍,这在波音史上也是破例之举。在波音工厂,可以登上不同型号的波音飞机参观,其中包括当年尼克松访华乘坐的“空军一号”。穿梭在今天看来不算很宽敞的波音707—353B飞机上,体验一下专机的滋味,肯定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的机遇。

西雅图还是星巴克咖啡总部所在地。1971年星巴克闪亮登场,至今几乎遍布全球,中国200多个城市都有其门店。西雅图不仅有星巴克第一家门店,还有装潢精致的旗舰店。到这里来一杯星巴克,不仅显得正宗,似乎更能品味出非同寻常的味道。

去西雅图,还应该去派克市场的口香糖墙看看。一个陡坡,路面铺着不规则的石块,走下去是一个转弯,一条光线暗淡的走道有七八米长,再延伸下去,又是露天的路面,光线透亮。口香糖墙就在这有些幽暗的走道里。两边的墙面上粘挂着五颜六色的胶体,密密麻麻,凹凸不平,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想到,这是上百万块被嚼过的口香糖。这里曾被评全球最脏的景点,不过,身处其中只觉得好奇,并没觉得异样。要说脏,是有点。脚下的泥土路又粘又黑,把本来铺着的石块都覆盖了。墙面早已面目全非,除了口香糖还是口香糖。胡同外的墙面涂得乱七八糟,跟铺天盖地的口香糖倒是搭配。口香糖墙源于“市场戏院”,20世纪90年代,游客排队等候看戏时,把嚼过的口香糖随手粘在戏院外墙上,一人如此罢了,问题是太多的人效仿,久而久之,政府干脆宣布此处为景点。

波音飞机,星巴克咖啡,口香糖墙,互不搭界却出现在一个城市里,并被不同人追捧,成就了西雅图的旅游业,给当地带来滚滚财源。这就是多元文化的优势,或曰功绩。其实全国各地许多景点大都如此,有阳春白雪,也有下里巴人。两者混搭,反而更有趣更丰富,更有风采更有韵味。

最美风景

多元文化韵味浓

● 王溱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1000字—1500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,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
“文化青岛”